

留
門
卷
128
2

東
京
書
院
藏
書

波
37
2

訓俗遺規卷二

桂林陳宏謀榕門甫原編

顧亭林日知錄

先生名炎武字甯人崑山人

宏謀按先生為近代通儒貫穿經史得其領要故
所見者大所規者遠偶錄數則為世俗訓近世停
喪火葬二事不仁不孝莫大於此先生之論痛快
切摯讀此而不惕然起者雖謂之無人心可矣

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之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美矣
而未盡善也居家御眾當令紀綱法度截然有章乃可行
之永久若使姑婦勃谿奴僕放縱而為家長者僅含默隱

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况九世乎善乎浦江鄭氏對太祖之言曰臣同居無他惟不聽婦人言耳此格論也雖百世可也

生日之禮古人所無顏氏家訓曰江南風俗兒生一期為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貧廉智愚名之為試兒親表聚集因成宴會自茲以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飲食之事無教之徒雖已孤露父亡為孤其日皆為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少時每載誕之辰嘗設齋講自阮修容元帝所生母薨後此事亦絕

是此 於齊梁之間逮唐宋以後無不崇飾此日開筵召客賦詩 而於昔人反本樂生之意去之遠矣

停喪之事自古 無自建安離析永嘉播竄於是有不得已而停者魏晉之制祖父未葬者不聽服官而御史中丞劉隗奏諸軍敗亡失父母未知吉凶者不得仕進宴樂皆使心喪有犯君子廢小人戮通典生者猶然况於既歿是以齊高帝時烏程令顧昌元坐父法秀北征尸骸不反而昌元宴樂嬉遊與常人無異有司請加以清議振武將軍邱冠先為休留茂所殺喪尸絕域不可復尋世祖特赦其子雄方敢入仕當江左扁安之日而猶申此禁豈有死非戰

場棺非異域而停久不葬自同平人如今人之所爲者哉
唐鄭延祚朔方母卒二十九年殯僧舍垣地顏真卿劾奏
之兄弟終身不齒天下聳動後周太祖敕曰古者立封樹
之制定喪葬之期著在經典是爲名教自乎世俗衰薄風
化陵遲親歿而多闕送終身後而便爲無王或羈束於仕
宦或拘忌於陰陽旅櫬不歸遺骸何託但以先王垂訓孝
子因心非以厚葬爲賢只以稱家爲禮掃地而祭尙可以
告虔負土成墳所貴乎盡力宜頒條令用警因循庶幾九
原絕抱恨之魂千古無不歸之骨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
歿未經遷葬者其主家之長不得輒求仕進所由司亦不

得申舉解送宋王子韶以不葬父母貶官劉昂兄弟以不
葬父母奪職後之王者以禮治人則周祖之詔魯公之劾
不可不著之甲令但使未葬其親之子若孫縉紳不許入
官士人不許赴舉則天下無不葬之喪矣

皇甫謐篤終論

張櫻
著作

曰葬之習於侈也於是有久而不克

葬者是徒知備物豐儀之爲厚其親而不知久而不葬之
大悖於禮也先王之制喪禮始死而襲襲而斂三日而殯
殯而治葬具其葬也貴賤有時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
三月士踰月先時而葬者謂之渴葬後時而葬者謂之慢
葬其自襲而斂自殯而葬中間皆不治他事各

言俗遺夫 卷二
視其力日夕拮据至葬而已以爲所以計安親體者必至
乎葬而始畢也襲也斂也殯也皆以期成乎葬者也殯則
不可不葬猶之襲則不可不斂斂則不可不殯相待而爲
始終者也故不可以他事間也今有人親死踰日而不襲
踰旬而不斂踰月而不殯苟非狂易喪心之人必有痛乎
其中者矣至於累年而不葬則相與安之何也殯者必於
客位所以賓之也父母而賓之人子之所不忍也而爲之
者以將葬故賓之也所以漸卽乎遠也殯而不葬是使其
親退而不得反於寢進而不能卽於墓不猶之客而未得
歸歸而未得至者與非人事之至難安而人子之大不忍

者與

張楊園訓子語

先生名履祥號考甫浙汀桐鄉人崇祀鄉賢

宏謀按人期望其子莫不在榮名厚祿至於立身行已則以為迂似可不必學者也豈知立身行已不可無學此而不學雖倖邀榮名厚祿而處非其據適足取辱耳先生以躬行所得為訓子之語事不越於日用倫常理惟主於忠信篤敬實為立身行已之極則所宜家置一編者也以限於卷帙所錄止十之三讀而有得更當考全書而悉之

凡做人須有寬和之氣處家不論貧富亦須有寬和之氣此是陽春景象百物由以生長若一向刻急煩細

與整齊嚴肅不

同雖所執未爲不是不免秋殺氣象百物隨以凋殞感召之理有然天道人事常相依也

子弟雖肄詩書不可不令知稼穡之事雖秉耒耜不可不令知詩書之義

近世以耕爲恥只緣制科文藝取士故競趨浮末恥非所恥若漢世孝悌力田爲科人卽以爲榮實論之耕則無遊惰之患無饑寒之憂無外慕失足之虞無驕侈黠詐之習思無越畔土物愛厥心臧保世承家之本也但因而廢學一任蚩頑則不可耳

人不可孤立孤立則危天子之尊至於一夫而亡况其下

乎一家之親而外在宗族當不失宗族之心在親戚當不失親戚之心以至鄉黨朋友亦如之朝廷邦國亦如之欲得其心非他忠信以存心敬慎以行已平恕以接物而已人情不遠一人可處則人人可處獨病在吾有所不盡耳是以君子不求人求己不責人責己

凡人用度不足率因心侈心侈則非分以入旋非分以出貧固不足富亦不足若計口以給衣食量入以準日用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富貴不忘艱難所需自有分限不俟求多也若能膳養之餘節省繁冗用廣祭產置贍族公田非惟可以上慰祖宗之心卽下及子孫可以永久不替理甚

易明世之亟於自私緩於公義侈於奉己嗇於親親者吾每見其立覆矣

宗族親戚之人或賢或否此由天定無可取捨賢者自當愛而敬之否者無失其親而已至於師友一入家門子弟志尚因之以變術業因之以成賢則數世賴之否則害匪朝夕不可謂非家之所由存亡也擇之又擇慎之又慎夫豈不宜而可隨人上下乎

人無論貴賤總不可不知人知人則能親賢遠不肖而身安家可保不知人則賢否倒置親疎乖戾而身危家敗不易之理也然知人實難親之疎之亦殊不易賢者易疎而

難親不肖者易親而難疎賢者宜親驟親或反見疑不肖者宜疎因疎或至取怨所以辨之宜早約舉其要賢者必剛直不肖者必柔佞賢者必平正不肖者必偏僻賢者必虛公不肖者必私執賢者必謙恭不肖者必驕慢賢者必敬慎不肖者必恣肆賢者必讓不肖者必爭賢者必誠坦不肖者必險詐賢者必特立不肖者必附和賢者必持重不肖者必輕捷賢者必樂成不肖者必喜敗賢者必韜晦不肖者必表暴賢者必寬厚慈良不肖者必苛刻殘忍賢者嗜慾必淡不肖者勢利必熱賢者持身必嚴不肖者律人必甚賢者必從容有常不肖者必急猝更變賢者必見

其遠大不肖者必見其近小賢者必厚其所親不肖者必薄其所親賢者必行浮於言不肖者必言過其實賢者必後已先人不肖者必先已後人賢者必見善如不及樂道人善不肖者必妬賢嫉能好稱人惡賢者必不虐無告不畏強禦不肖者必柔則茹之剛則吐之若此等類正如白黑冰炭昭然不同總不外公私義利而已

兄弟手足之義人人所聞其實未嘗深體力求蓋思手足二體持必均持行必均行適必皆適痛必皆痛偏廢必弗甯駢枝必兩礙是以爲分形連氣也方其幼時無不相好及其長也漸至乖離古人謂孝衰於妻子孝衰悌因以俱

衰人能長保幼時之心弗令外人得以傷吾肢體庶可永好矣

女子既嫁若是夫家貧乏父母兄弟當量力周卹不可坐視其有賢行當令女子媳婦敬事之其或不幸夫死無依歸養於家可也俗於親戚富盛則加親衰落遂疎遠斯風最薄所宜切戒

鰥寡孤獨廢疾之人窮而無告他人遇此猶將惻然矜卹况在族人而可漠不相問若不幸有之自應加意捐衣衣之捐食食之衣食不足曲爲之所凡有可爲弗惜餘力均爲祖宗遺體苦樂何忍絕異養其肩背而斷其一指能無

痛乎

貧家役使之人第一是勤富家役使之人第一是謹男子
婦人不可與僧尼往還敗壞家風宗支雖有貧賤不可令
其子女有爲僧尼者寡婦與尼往還及佞佛燒香卽不如
更嫁令子女爲僧尼不如爲人傭作立祠堂以合族屬置
公田以贍同宗敦本厚俗必以是爲先心存孝悌者力之
所及自當勉焉吾貧且賤空言似爲可恥此心則何日可
忘乎

處貧賤之日不可輕於累人累人則失義處富貴之日則
當以及人爲念不然則害仁

處貧困惟有勤勞刻苦以營本業布衣蔬食終歲所需無
幾何憂弗給喪祭大事稱財而行於心爲安於義爲得當
以窮乃益堅自勵自勉勿萌妄想勿作妄求妄想壞心術
妄求喪廉恥貧窮命也矣足爲憂所憂者不克自立辱其
身以及其親耳

子弟童穉之年父母師長嚴者異日多賢寬者多至不肖
其嚴者豈必事事皆當寬者豈必事事皆非然賢不肖之
分恆於此嚴則督責箝持之下有以柔服其血氣收束其
身心諸凡舉動知所顧忌而不敢肆寬則姑息放縱恣情
百端過惡皆從此生也觀此則家長執家法以御羣衆嚴

君之職不可一日虛矣

王中書勸孝歌

宏謀按經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千古言孝莫切於此此歌卽就此意而反覆以明之自懷母腹至於成人由親愛至於不親不愛指點親切曲盡形容讀此歌一遍而猶不知親恩之重者必非人也至入反歌則將待子待親一比照尤見不孝之罪上通於天蓋人上有父母下有子女言其分則父母尊而子卑父母乃生我之人子則爲我所生且奉父母之日短而養子之日長比而同之尙且不可況事事相反如歌所云

耶噫天性骨肉之地而倒行逆施至此吾願每日
與之讀八反歌也

孝爲百行首詩書不勝錄富貴與貧賤俱可追芳門一不
盡孝道何以分人畜我今迷惘言爲汝效忠告百骸未成
人十月懷母腹渴飲母之血饑食母之肉兒身將欲生母
身如在獄惟恐生產時身爲鬼眷屬一旦見兒面母命喜
再續一種誠求心日夜勤撫鞠母臥溼簟席兒眠乾裯褥
兒睡正安穩母不敢伸縮曰穢不嫌臭兒病甘身贖橫簪
與倒冠不暇思沐浴兒若步履舉步慮顛覆兒若能飲
食省口恣所欲乳哺經三年汗血耗下解劬勞辛苦盡兒

至十五六性氣漸剛强行止難拘束衣食父經營禮義父
教育專望子成人延師課誦讀慧敏恐疲勞愚怠憂碌碌
有過常掩護有善先表暴于出未歸來倚門繼以燭兒行
十里程親心千里逐兒長欲成婚爲訪閨中淑媵灼費金
錢釵釧捐布粟一旦媳入門孝思遂衰薄父母面如土妻
子顏如玉親責反睜眸妻詈不爲辱母披舊衫裙妻著新
羅縠父母或鰥寡爲兒守孤獨父慮後母虐鸞膠不再續
母慮孤兒苦孀幃忍寂寞身長不知恩饒餌先見屬
祝哽噎病不知伸縮衣裳或單寒衾裯失溫燠風燭忽垂
危兄弟分財穀不思創業艱惟道遺資薄忘卻本與源不

訓俗遺規 卷二
念風與木烝嘗亦虛文宅兆何時下人不孝其親不如禽
與畜慈烏尚反哺羔羊猶跪足人不孝其親不如草與木
孝竹體寒暑慈枝顧本未勸爾爲人子孝經須勤讀王祥
臥寒冰孟宗哭枯竹蔡順拾桑椹賊爲奉母粟楊香拯父
危虎不敢肆毒伯俞常泣杖平仲身自鬻江莊甘行傭丁
蘭悲刻木如何今世人不效古風俗何不思此身形體誰
養育何不思此身德性誰式穀何不思此身家業誰給足
父母卽天地罔極難報復親恩說不盡畧舉粗與俗聞歌
憬然悟省得悲莪蓼勿以不孝首枉戴人閒屋勿以不孝
身枉著人閒服勿以不孝口柱食人閒穀天地雖廣大難

容忤逆族及早悔前非莫待天誅戮萬善孝爲先信奉添
福祿

附八反歌

出丹桂籍未詳姓名

幼兒或詈我我心覺喜歡父母嗔怒我我心反不甘一喜
歡一不甘待兒待父何心懸勸君今日逢親怒也將親作
幼兒看

兒曹出千言君聽常不厭父母一開口便道閑多管非閒
管親掛牽皓首白頭多諳練勸君敬奉老人言莫教乳口
爭長短

幼兒尿糞穢君心無厭思老親涕唾零反有憎嫌意六尺

言作述方 卷二
驅來何處父精母血成汝體勸君敬待老來人壯時爲爾
筋骨傲

看君晨入市買餅夕買饊小聞供父母多說哄兒曹親未
饜兒先飽子心不比親心好勸君多出饊餅錢供養白頭
光陰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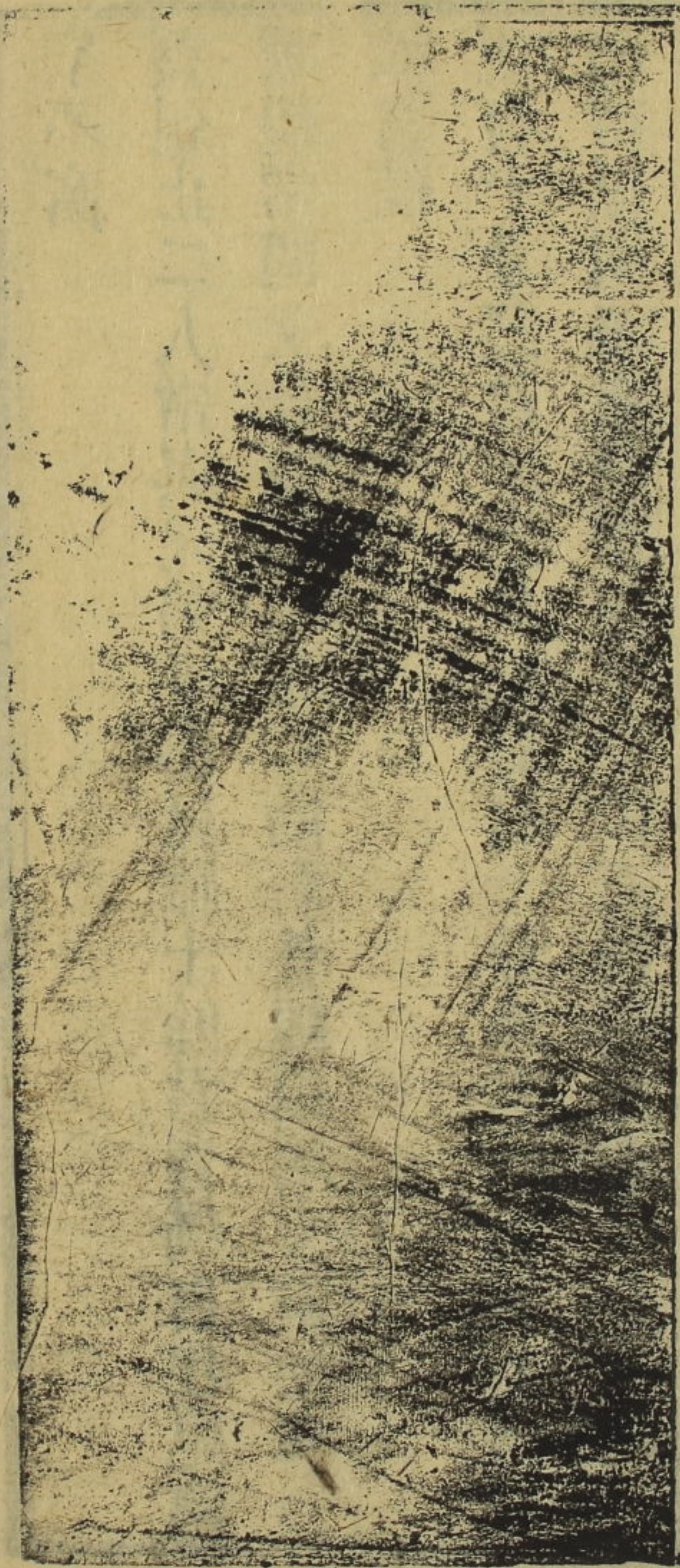
市閒賣藥肆惟有肥兒丸未有壯親者何故兩般看兒亦
病親亦病醫兒不比醫親症割股還是親之內勸君亟保
雙親命

富貴養親易親常有未安貧賤養兒難兒不受饑寒一條
心兩條路爲兒終不如爲父勸君養親如養兒凡事莫推

家不富

養親止二人常與兄弟爭養兒雖十餘君皆獨自任兒飽
暖親常問父母饑寒不在心勸君養親須竭力當初衣食
被吾侵

親有十分慈君不念其恩兒有一分孝君就揚其名待親
暗待兒明誰識高堂養子心勸君漫信兒曹孝兒曹樣子
在君身



魏環溪庸言

公名象樞蔚州人順治丙戌進士仕至刑部尚書諡敏果

宏謀按魏環溪先生正色立朝百僚嚴憚讀其奏
 疏剴切真摯無所忌諱至今猶令人敬憚所採庸
 言諸則剛方正直之概可以想見而敵本尙實密
 於自修恕於責人言之直截痛快其警世也深矣
 人心一念之邪而鬼在其中焉因而欺侮之播弄之晝見
 於形像夜見於夢魂必釀其禍而後已故邪心卽是鬼鬼
 與鬼相應又何怪乎人心一念之正而神在其中焉因而
 監察之呵護之上至於父母下至於子孫必致其福而後
 已故正心卽是神神與神相親又何疑乎

子為父母慶生辰膝下稱觴情也禮也至於我之生日乃
母難之日也若受親戚鄰里門徒故交之祝開筵扮戲餽
遺殺生於心安忍然斟酌情禮凡我之生日當齋心以報
親令我之子孫次日稱觴以盡孝庶幾兩全矣老年慶壽
事不能廢
如此猶為近理若少
年慶壽決無此理

市上肥甘之物一、二家不可買盡須留些與眾家一嘗纔
有滋味富貴功名等物皆然愚同年友王近微讀而歎曰
予先子題小亭一聯有但寬一步常無失每積三分定有
餘亦此意也

昔人云願識盡世閒好人讀盡世閒好書看盡世閒

水余曰識好人先自貧賤愚拙始讀好書先自學庸論孟
始看好山水先自祠墓田廬始

昔人云每閒坐想古人無一在者何念不灰余曰還想古
人至今尚在處何念不憤

風水吾不敢知知其理而已祖父已死之骨安厝未妥子
孫尚不興隆况祖父在生之身奉養未周子孫豈無災禍
欲於葬後高福利須要生前致歡心此吾所謂風水之理
也

常把自己說的好話一一自問你既不行誰教你說出來

湯潛菴語錄

先生名武河南睢州人順治己丑進士仕至工部尚書諡文正從祀廟廷

宏謀按湯文正公講學以誠正為本論事以忠孝

為先理學經濟彪炳 國史語錄所載皆足以感

發斯人之良心而策其力學之志氣所宜切已體

察者也茲錄其切於居家處世者以為訓而吳中

告諭之語尤有關於風俗人心故并錄之

齊家之道與治國不同臣之在國也有犯無隱若以此道

施之於家則不可家之中不得徑行其直須有委曲默為

轉移之法

教子弟只是令他讀書他有聖賢幾句話在胸中有時借

川谷遺規

卷二 語錄

聖賢言語照他行事開導之他便易有省悟處課子溥等讀書嘗至夜分不輟曰吾非望汝早貴少年兒宜使苦苦則志定將來不失足也

彼此講論務要平心易氣卽有不合亦當再加詳思虛已商量不可自以爲是過於激辨舍己從人取人爲善聖賢心傳正在於此否則雖所論極是亦見涵養功疎况未必盡是乎尤西川先生云讓古人是無志不讓眼前人是好勝

每見朋友中自己吝於改過偏要議論人過甚至數十年前偶誤常記在心以爲話柄獨不思士別三日當刮日相待舜蹠之分只在一念轉移若向來所爲是君子一旦改行卽爲小人矣向來所爲是小人一旦改圖卽爲君子矣豈可一眚便棄阻人自新之路更有背後議人過失當面反不肯盡言此非獨朋友之過亦自己心地不忠厚不光明此過更爲非細以後會中朋友偶有過失卽於靜處盡言相告令其改圖卽所聞未真不妨當面一問以釋胸中之疑不惟不可背後講說卽在公會亦不可對衆言之令彼難堪反決然自棄交砥互礪日邁月征庶幾其爲君子先生撫吳時問吳中上方山神最靈祭賽最盛起於何時門人范景對曰相傳是南宋時沿流到今靈異之說皆出

鄉里傳播先生曰鬼神福善禍淫治幽贊化若來祭高者方免其禍不來祭高者卽降以災直與世閒貪官行事一般定是邪鬼決非正神

告諭曰吳下風俗每事浮誇粉飾動多無益之費外觀富庶內鮮蓋藏偶遇災祲救死不贍如迎神賽會搭臺演戲一節耗費尤甚釀禍更深此皆地方無賴棍徒借祈年報賽爲名圖飽貪腹每至春時出頭斂財排門科派高搭戲臺開動遠近男婦羣聚往觀舉國若狂廢時失業田疇菜麥蹂躪無遺甚至拳勇惡少尋釁鬪很攘竊荒淫迷失子女每每禍端難以悉數本院竊爲爾民計以此無益之費

而周恤鄉黨親族刊布嘉言美行則人頌好善積累陰功何苦以終歲勤劬所獲輕擲於一日曾有何益

又告諭曰古昔盛時上有庠序學校以樂其羣民有比閭族黨以萃其渙禮讓與行風俗樸茂邇來教化不明人心陷溺父兄之訓戒不先里黨之薰陶無素因之一善未聞多以惡敗至於犯法有司輒執三尺以繩之輕則杖笞重則絞斬每歲讞獄之章常至千餘本院昔承乏綸閣閱諸曹奏牘每至大獄輒反覆不置竊歎孰無父母孰無妻子一旦身罹刑辟莫能救助爲之泣下夫先王以刑弼教非以刑爲教也一言不教而惟刑是加豈父母斯民之意乎

今奉命撫吳見俗尚浮華人情囂詐訐訟見於宗族仇殺起於比閭泰伯季子之風微而專諸要離之習勝欲挽回未俗馴致醕良條約頽頽未見省改中夜思維人心本善豈盡下愚不移從容漸摩自當感動鄉約之法最爲近古恭讀

上諭十六條聖人之言廣大精微修身齊家之道遷善遠罪之方總不外此官吏定期每月朔望會集士民於公所其鄉鎮等處各擇一空闊祠宇選年高有德爲鄉人所重者敬謹講說務要明白痛切使人感動平居無事則互相丁甯一有過惡則彼此訐責其存天理其守王法孝親敬

長講信修睦敦尚樸實解息忿爭無負

聖天子尙德緩刑化民成俗至意

魏叔子曰錄

先生名禧字冰叔江西甯都人

宏謀按甯都三魏有學行士林交推而叔子之名尤著觀其曰錄語皆透宗覺精義妙理俱在目前未經人道一為拈出如聞晨鐘如服清涼散足以發人深省已人錮疾也採錄不多而先生心地之爽朗識力之堅已見一斑

事後論人局外論人是學者大病事後論人每將知人說得極愚局外論人每將難事說得極易二者皆從不忠不恕生出

人極重一恥字即盜賊倡優若有些恥意在使可教化若

其人雖未大惡或遇羞恥之事恬然可安肆然不畏則終身必無向吾之日推到極不善事亦所肯為恥字是學人喉關聖人教人與小人轉為君子皆從恥上導引激發過去人一無恥便如病者閉喉雖有神丹不得入腹矣人於橫逆來時憤怒如火忽一思及自己原有不是不覺怒情躁氣渙然冰消乃知自反二字真是省事養氣討便宜求快樂最上法門切莫認作道學家虛籠頭語看過人最不可輕易疑人今如誤打罵人人可回手回口若誤疑人則此人一舉一動我有十分揣摩他無一毫警覺終身冤誣那得申時此逆億所以為薄道也

人做事極不可迂滯不可反覆不可煩碎代人做事又極要耐得迂滯耐得反覆耐得煩碎

與僕役工作人處宜降體和氣引之言話有三大益縱其所言使下情得以上達而我亦可知里巷好惡及一切士俗利害物價貴賤一也言語往復得舒其情使之樂於從我雖勞不苦雖苦不怨二也話言前或論天理王法或說善惡報應隨事廣譬亦可使其遷善改過救補萬一三也凡人皆不可侮無用人尤不可侮蓋無用之人無勢力無才智天至此也窮了惟天窮而無處則天心必深憫念他世間千人萬人遇著無告之人便惻然動心此便是天心

言何處天憫念他我反欺侮他便得罪於天此等處最可觀人存心厚薄

我不識何等爲君子但看日間每事肯吃虧的便是
我不識何等爲小人但看日間每事好便宜的便是
凡做好人自大賢以下皆帶兩分愚字至於忠臣孝子貞
女義士尤非乖巧人做得蓋至情之人一往獨到故私意
世情不能入其胸中予嘗論朋友知己若無些愚意在終
到不得十分至處

古云父母卽欲以非理殺子子不當怨蓋我本無身因父
母而後有殺之不過與未生一樣古人看得兄弟極重差
父母不遠蓋如兄弟三人損失一箇則天地之內上有兩
箇任他萬國九州若億兆人再尋一箇來湊不得聖賢
言語俱以實理實情不可作教訓世人過深一步話看
古今以婦人釀成父子兄弟朋友鄉鄰之釁者不一而足
總以婦人之性專一自是非人其言偏屬有情有理聽言
者又每是已婦而非人婦雖賢智亦陰移而不覺故不聽
婦言自是難事然試一平心推勘婦人與人爭詬百十次
中只有怨人責人曾有一次肯說自己不是向人謝過否
然則世上婦人盡是無過聖人也平勘到此其言自有不
可聽處且不必細細推論一事一語曲直所在

人處財一分定要十釐便是刻與人一事一語定要相報
便是刻治罪應十杖定一杖不饒便是刻處親屬道理上
定要論曲直便是刻刻者不留有餘之謂過此則惡矣或
問親屬如何不論曲直曰若必論曲直便與路人等耳
人處家無數世親戚數世通家人往返周旋自是德衰福
薄

能知足者天不能貧能無求者天不能賤能外形骸者天
不能病能不貪生者天不能死能隨遇而安者天不能困
能造就人才者天不能孤能以身任天下後世者天不能
絕

陸桴亭思辨錄

先生名世儀字道威太倉人

宏謀按桴亭先生爲學專力於格致誠正推暨於
修齊治平思辨錄天德王道無所不貫茲所採者
皆持已涉世之事人人可以理會者也言則平正
而無奇理實切當而不易率而由之可以寡過矣
昔人有言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世儀道天下甚事不
因怒後錯了怒則忙忙則錯氣一動時不可不卽時簡點
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語婉而嚴可爲見色思義之勗
切莫做識得破忍不過的事
人相生於天然語有之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

隨心滅知上視之非則去其傲知下視之非則去其弱知
偷視之非則去其姦知邪視之非則去其淫心既平正則
視瞻不期平正而自無不平正矣此之謂修身此之謂欲
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鑑明王先生曰功名心須是放淡予問何以能淡曰只是
安箇命字予曰命字上須再加箇義字

晝坐當惜陰夜坐當惜燈遇言當惜口遇事當留心閒時
忙得一刻則忙時閒得一刻

凡處事須視小如大又須視大如小視小如大見小心視
大如小見作用昔人所謂膽欲大而心欲小也

或謂與傾險人處甚有害曰甚有益或問故曰正使人言
語動作一毫輕易不得豈惟過失可少於敬字工夫上亦
甚增益

改過之人如天氣新晴一般自家固自灑然人見之亦分
外可喜

冬溫夏清昏定晨省是事父母小節能讀書修身學爲聖
賢使其親爲聖賢之親方盡得孝之分量舜稱大孝亦只
是德爲聖人一句

朋友是後來的兄弟兄弟是天然的朋友少同遊長同學
若得一心一德之兄弟何樂如之此古人所以深貴乎兄

弟之互相師友也

以身孝父母不若以妻子孝父母以身孝父母容有不盡之時以妻子孝父母更無不到之處子曰父母其順矣乎一句煞有意味

教家之道第一以敬祖宗爲本敬祖宗在修祭法祭法立則家禮行家禮行則百事舉矣

今士大夫家每好言家法不言家禮法使人遵禮使人化法使人畏禮使人親只此是一家中王伯之辨

擇壻易擇婦難壻露頭角選擇可憑婦在深閨風聞難據也

江君遶問風水之說於理有之乎曰山水是天地骨血其迴合會聚處自有真穴所以古人建都必擇善地然人子葬親又自有說擇地次也其要處在立心立心欲親之體魄安不至有水泉螻蟻之患此天理之至情也如是者得善地而富貴應之立心爲求富貴或停柩不葬或欺盜侵奪此人欲之惡念也如是者雖得善地而富貴不應焉譬之種植人心則種子之善否也風水則土地之肥磽也種子善雖瘠土未嘗不生種子不善雖極肥之土未有種草而得豆種稗而得穀者所以儒者重心術不重風水

凡人語言之閒多帶笑者其人必不正

確不可易

語有之一言折盡平生福此蓋指刻薄之人言也乃今之人以能言刻薄之言爲能未語先笑恬不知警殊爲可駭此風亦始於近日未知將來作何底止
謙字諂字本大懸絕今人多把謙字看作諂字又把諂字看作謙字殊不可解有人於此道德深重學問該博此所當親近而師事者也則曰予奚爲而諂事之至於勢位所在貨財所聚又不覺談之慕之而趨之恐後也後生於此處看不分明人品安得不壞
利與義合則與和同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利與義反則與害對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蔡梁村示子弟帖

先生名世遠福建漳浦人康熙己丑進士官禮部尚書諡文勤

宏謀按人所以異於物者惟此倫理耳人苟事事從倫理上著想則生平必無悖理傷道之舉茲帖所言無非以倫理爲重而明義利培心地精實切當子弟之良藥也梁村先生操行篤實學術純正爲理學名臣凡所著述動關教化讀二希堂集可以得其概矣

奇示長兒

待僕從不可刻薄然不可不嚴有玩法者立刻處置錢財不清亦卽酌其輕重而處之

讀書最要限程讀經史性理隨力自限總是每看必返已
自考古文亦隨力讀時文以應試晚閒以餘力及之
今日接汝桐鄉季父來字云汝凡事好自以爲通曉其實
一毫不識蓋家中被人欺誑順奉故也當牢記痛改與人
言語切不可有爭氣我見汝在京與人言說常有爭氣此
損福損德之一端須戒

吾家子弟最宜常助以立大規模具大識見不可沾沾焉
食目前安卑近朱子云天下事壞於懶與私最切今之弊
懶則不肯勤勵學殖荒而志氣亦墜私則自至親間尙分
畛域有利心尙望其有器識有所建立哉

政祖祠規條

右家規十六條乃世遠所稽之於古及聞之於今者已正
之父兄伯叔以爲可行願吾家長上各以此勗其子弟相
規相勸則人知尊祖敬宗而相親相睦之意行乎其間矣
世遠更推本平日父兄之訓以爲衆子弟勗曰凡人之所
以爲人者在篤於倫理而絕其自私自利之心而已薛文
清公戒子書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倫理而已何謂倫
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謂理卽父
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
天理是也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爲人苟倫理一失雖

有人之名實禽獸之行仰貽天地凝形賦理之羞俯爲父母一氣流傳之玷將何以自立於人世者文清公此言極爲親切世遠竊謂倫理之虧大抵由於自私自利自私則忌刻之心起雖同祖其宗之人不免自利則止知有己雖同氣兄弟不顧夫忌者小人之尤况施之於同祖其宗之人利者害德之物乃至同氣兄弟之間因財業而生嫌隙此真禽獸之不若也嘗見兄弟不和之人其家必有死亡之憂自古及今無得脫者人卽不懼身入於禽獸獨不爲禍患計耶吾宗素奉祖宗之明訓凡所云云皆不至是然履霜堅冰防其漸也抑又聞之人有常業必興其家忠厚

居心天必福之勿以氣陵人勿貪其非有勿爲賭蕩不法之事勿爲遊手無常之人遊手則必入於匪類賭蕩則將無所不至古今來未有好賭而不喪其品破其家者其事則卑污苟賤貪鄙不堪其歸至爲父母所不齒妻子所厭惡人每自知之而自蹈之何耶凡此數者由於其人之趨向關於自心之洗滌雖父母且不能勢禁豈傍人所能理論忝爲一本之親有同祖其宗之誼故不能以嘿嘿饒舌及之非敢爲文以示戒也至世遠有過吾父兄伯叔必加嚴督方有親愛之心或兄弟之間以錢財而分畛域或尊長之前以褻狎而取侮慢或恃已之勢奪人之有或明犯

禮法以自取戾吾兄弟伯叔必切指其事而明訓之仍撻責於祖宗之前以示戒焉可也

張文端公聰訓齋語

公名英字敦復桐城人康熙子未進士官文華殿大學士贈大

子太傅諡文端

桐城張文端公為昭代名賢

聖朝碩輔所著篤素堂集世久已奉為典謨其聰訓齋語

尤於存心立身守家裕後之道真懇篤實深切著

明語語可誦此帙不能盡登摘錄此十九條使人

易於遵守亦以見公貽謀垂裕之一斑云

聖賢領要之語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者嗜欲之心如隄之束水其潰甚易一潰則不可復收微者禮義之心如帷之映燈若隱若現見之難而晦之易人心至靈至動不

可過勞亦不可過逸惟讀書可以養之每見堪輿家平日用磁石養鍼書卷乃養心妙物閒適無事之人鎮日不觀書則起居出入身心無所棲泊耳目無所安頓勢必心竟顛倒妄想生噴處逆境不樂處順境亦不樂每見人棲棲皇皇舉動無不礙者此必不讀書之人也古人有言掃地焚香清福已具其有福者佐以讀書其無福者便生他想旨哉斯言且從來拂意之事自不讀書者見之似爲我所獨遭極其難堪不知古人拂意之事有百倍於此者誠一平心靜觀則人間拂意之事可以渙然冰釋者不讀書則但見我所遭甚苦而無窮怨尤噴忿之心燒灼不甯其苦

爲何如耶口富盛之事古人亦有之炙手可熱轉眼皆空故讀書可以增長道心爲頭養第一事也

居家最宜早起倘曰高客至僮則垢面婢則蓬頭庭除未掃竈突猶寒大非雅事昔何文端公居京師同年詣之曰晏未起久之乃出客問曰尊夫人亦未起耶答曰然客曰曰高如此內外家長未起一家奴僕其爲奸盜詐僞何所不至耶公瞿然自此至老不晏起

昔人論致壽之道有四曰慈曰儉曰和曰靜人能存心於物不爲一切害人之事卽一言有損於人亦不輕發推之戒殺生以惜物命慎翦伐以養天和無論冥報不爽卽胸

中一畧吉祥愷悌之氣自然災沴不干而可以長齡矣人生福富皆有分數惜福之人福嘗有餘暴殄之人易至罄竭故老氏以儉爲寶不止財用當儉而已一切事常思節齋之義方有餘地儉於飲食可以養脾胃儉於嗜慾可以聚精神儉於言語可以養氣息非儉於交遊可以擇友寡過儉於醕酢可以養身息勞儉於夜坐可以安神舒體儉於飲酒可以清心養德儉於思慮可以蠲煩去擾凡事少行一分卽受一分之益大約天下事萬不得已者不過十之一二初見以爲不可已細算之亦非萬不可已如此逐漸省去但日見事之少白香山詩云我有一言君記取世

閒自取苦人多今試問勞擾煩苦之人此事果屬萬不可已者乎當必恍然自失矣人常和悅則心氣沖而五臟安昔人所謂養歡喜神真定梁公每語人曰日閒辦理公事每晚家居必尋可喜笑之事與客縱談掀髯大笑以發舒一日勞頓鬱結之氣此真養生要訣何文端公時曾有鄉人過百歲公扣其術答曰予鄉村人無所知但一生只是喜歡從不知憂惱此豈名利中人所能哉

人生於珍異之物決不可好昔姚端恪公言士人於一研一琴當得佳者研可適用琴能發音其他皆屬無益良然磁器最不當好磁佳者必脆薄一醜值數十金僮僕捧持

易致不謹過於矜束反致失手朋友歡讌亦鮮樂趣此物
在席賓主皆有戒心何適意之有磁取厚而中等者不至
太粗縱有傾跌亦不甚惜斯爲得中之道也名畫法書及
海內有名玩器皆不可畜從來賈禍招尤可爲龜鑑購之
不啻千金貨之不值一文且從來真贗難辨變幻奇於鬼
神裝潢易於竊換一軸得善價繼至者遂不旋踵以僞爲
真以真爲僞互相訕笑止可供噴飯

予於歸田之後誓不著緞夫古人至貴猶服三澣之衣緞
之爲物不可洗不可染而其價六七倍於湖州縐綢與縐
綢佳者三四錢一尺比於一疋布之價初時華麗可觀一
沾灰油便色改而不可澣洗况予素性疎忽於衣服不能
整齊最不愛華麗之服歸田後惟著絨褐山繭文布湖綢
期於適體養性冬則羔裘夏則焦葛一切珍裘細縠悉屏
棄之不使外物妨吾坐起也

予性不愛觀劇在京師一席之費動踰數十金徒有應酬
之勞而無酣適之趣不若以其費濟困賑急爲人我利溥
也予六旬之期老妻禮佛時忽念誕日例當設梨園宴親
友吾家既不爲此胡不將此費製綿衣袴百領以施道路
饑寒之人乎次日爲余言笑而許之予意欲歸里時做陸
梭山居家之法以一歲之費分爲十二股一月用一分每

言俗近考 卷二
日於食用節省月晦之日則總一月之所餘別作一封以
應貧寒之急能多作好事一兩件其樂逾於日高大烹之
奉多矣但在勉力而行之

人生適意之事有三曰富曰貴曰多子孫然是三者善處
之則爲福不善處之則足爲累至爲累而求所謂福者不
可見矣何則高位者責備之地忌嫉之門怨尤之府利害
之關憂患之窟勞苦之藪謗訕之的攻擊之場古之智人
往往望而卻步况有榮則必有辱有得則必有失有進則
必有退有親則必有疎若但計邱山之得而不容銖兩之
失天下安有此理但已身無大譴過而外來者平淡視之

此處貴之道也佛家以貨財爲五項公其之物 曰國家
二曰官吏三曰水火四曰盜賊五曰不肖子孫夫人厚積
則必經營布置生息防守其勞不可勝言則必有親戚之
請求貧窮之怨望僮僕之奸騙大而盜賊之劫取小而穿
窬之鼠竊經商之虧折行路之失脫田禾之災傷攘奪之
爭訟子弟之浪費種種之苦貧者不知惟富厚者兼而有
之人能知富之爲累則取之當廉而不必厚積以招怨視
之當淡而不必深枝以累心思我既有此財貨彼貧窮者
不取我而取誰不怨我而怨誰平心息忿庶不爲外物所
累儉於居身而裕於待物薄於取利而謹於蓋藏此處富

談俗遺規 卷二
之道也至子孫之累尤多矣少小則有疾病之慮稍長則
有功名之慮浮奢不善治家之慮納交匪類之慮一離膝
下則有道路寒暑饑渴之慮以至由子而孫展轉無窮更
無底止夫年壽既高子息蕃衍焉能保其無疾病痛楚之
事賢愚不齊升沈各異聚散無恆憂樂自別但當教之孝
友教之謙讓教之立品教之讀書教之擇友教之儉用教
之作家其成敗利鈍父母不必過爲縈心聚散苦樂父母
不必憂念成疾但視已無甚刻薄後人當無悖出之患已
無大偏私後人自無攘奪之患已無甚貪婪後人自當無
蕩盡之患至於天行之數稟賦之愚有才而不遇無因而

致疾延良醫慎調治延良師謹教訓父母之心盡矣此處
多子孫之道也予每見世人處好境而鬱鬱不快動多悔
吝憂戚必皆此三者之故由不明期理是以心褊見隘未
食其報先受其苦能盡體吾言於擾擾之中存熒熒之亮
非熱火坑中清涼散苦海波中八寶筏哉

予之立訓更無多言止有四語讀書者不賤守田者不饑
積德者不傾 子夫雖至寒

苦之人但能讀書者不賤守田者不饑積德者不傾
亦必溫和行事決不顛倒不在功名之得失遇合之遲速
也守田之說詳於恆產瑣言積德之說六經語孟諸史百

家無非闡發此義不須贅說擇交之說予目擊身歷最爲深切此輩毒人如鳩之入口蛇之螫膚斷斷不易決無解揅之說尤四者之綱領也

人必厚重沈靜而後爲載福之器王謝子弟席豐履厚田廬僕役無一不具且爲人所敬禮無有輕忽之者視寒賤之士終年授讀遠離家室唇燥吻枯僅博束修數金仰事俯育咸取諸此應試則徒步而往風雨泥淖一步三歎凡此情形皆汝輩所習見仕宦子弟則乘輿驅肥卽僮僕亦無徒行者豈非福耶乃與寒士一體怨天尤人爭較錙銖得失甯非過耶古人云子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

足天道造物必無兩全汝輩旣高席豐履厚之福又思事周全揆之天道豈不誠難惟有敦厚謙謹慎言守禮不可與寒士同一般感慨欲歎放言高論怨天尤人庶不爲造物鬼神所呵責也况父祖經營多年有田廬別業身則勞於王事不獲安享爲子孫者生而受其福乃又不思安享而妄想妄行甯不大可惜耶思盡人子之責報父祖之恩致鄉里之譽貽後人之澤惟有四事一曰立品二曰讀書三曰養身四曰儉用世家子弟原是貴重更得精金美玉之品言思可道行思可法不驕淫不詐僞不刻薄不輕佻則人之欽重較三公而更貴子行年六十有一生平未

嘗送一人於捕廳令其呵譴之更勿言咎責願吾子孫終
守此戒勿犯也不足則斷不可借貸有餘則斷不可放債
權子母起家惟至寒之士稍可若富貴人家爲之斂怨養
姦得罪招尤莫此爲甚鄉里閒荷擔負販及傭工小人切
不可取其便宜此種人所爭不過數文我輩視之甚輕而
彼之含怨甚重每有愚人見省得一文以爲得計而不知
此種人心忿口碑所損實大也待下我一等之人言語辭
氣最爲要緊此事甚不費錢然彼人受之同於實惠只在
精神照料得來不可憚煩易所謂勞謙是也予深知此理
然苦於性情疎懶憚於趨承故我惟思退處山澤不見要

人庶少斯過終日懍懍耳讀書固所以取科名繼家聲然
亦使人敬重今見貧賤之士果胸中淹博筆下氤氳則自
然進退安雅言談有味卽使迂腐不通方亦可以教學授
徒爲人師表至舉業乃朝廷取士之具三年開場大比專
視此爲優劣人若舉業高華秀美則人不敢輕視每見仕
宦顯赫之家其老者或退或故而其家索然者其後無讀
書之人也其家鬱然者其後有讀書之人也山有猛獸則
藜藿爲之不採家有子弟則強暴爲之改容豈止掇青紫
榮宗祏而已哉予嘗有言曰讀書者不賤不專爲場屋進
退而言也父母之愛子第一望其康甯第二冀其成名第

言作遺卷 卷二
三願其保家論語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夫子以此答武伯
之問孝至哉斯言安其身以安父母之心孝莫大焉養身
之道一在謹嗜慾一在慎飲食一在慎忿怒一在慎寒暑
一在慎思索一在慎煩勞有一於此足以致病以貽父母
之憂安得不時時謹懍也吾貽子孫不過瘠田數處且甚
荒蕪不治水旱多慮歲入之數僅足以免饑寒畜妻子而
已一件兒戲事做不得一件高興事做不得生平最喜陸
梭山過日治家之法以爲先得我心誠做而行之庶無驚
產蕩家之患予有言曰守田者不饑此一語足以長世不
在多言凡人少年德性不定每見人厭之口口笑之曰嗇

謂之曰儉輒面發熱不知此最是美名人肯以此謂之亦
最是美事不必避諱人生豪俠周密之名至不易副事事
應之一事不應遂生嫌怨人人周之一人不周便有形迹
若平素儉嗇見諒於人省無窮物力無窮嫌怨不亦至便
乎四者立身行己之道已有厓岸而其關鍵切要則又在
於擇友人生二十內外漸遠於師保之嚴未躋於成人之
列此時知識大開性情未定父母之訓不能入卽妻子之
言亦不聽惟朋友之言甘如醴而芳若蘭脫有一淫朋匪
友闖入其側朝夕浸灌鮮有不爲其所移者從前四事遂
蕩然而莫可收拾矣此子幼年時知之最切今親戚中倘

訓俗遺規 卷二
有此等之人則蹤跡常今疎遠不必親密若朋友則直以
不識其顏面不知其姓名爲善比之毒草啞泉更當遠避
芸圃有詩云於今道上堪揄鬼原是曾前嫵媚人蓋痛乎
其言之矣擇友何以知其賢否亦卽前四件能行者爲良
友不能行者爲非良友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
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詞意藹然足以啟人友于
之愛然予嘗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之
遇合朋友之會聚久速固難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
早者皆以二十歲爲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相繼

而生自竹馬遊戲以至的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者七八
十年之久若恩意浹洽猜閒不生其樂豈有涯哉

與人相交一言一事皆須有益於人便是善人余偶以忌
辰著朝服出門巷口見一人遙呼曰今日是忌辰余急易
之雖不識其人而心感之如此等事在彼無絲毫之損而
於人爲有益每謂同一禽鳥也聞鸞鳳之名則喜聞鶴鷄
之聲則惡以鸞鳳能爲人福而鶴鷄能爲人禍也同一草
木也毒草則遠避之參苓則其實之以毒草能鴆人而參
苓能益人也人處心積慮一言一動能皆思益人而痛戒
損人則人望之若鸞鳳室之如參苓必爲天地之所佑鬼

言作遺表 卷二
神之所服而盲有多福矣此理之最易見者也

古稱仕宦之家如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旨哉斯言可爲深鑒世家子弟其修行立名之難較寒士百倍何以故人之當面待之者萬不能如寒士之古道小有失檢誰肯面斥其非微有驕盈誰肯深規其過幼而驕慣爲親戚之所優容長而習成爲朋友之所諒恕至於利交而諂相誘以爲非勢交而諛相倚而作慝者又無論矣人之背後稱之者萬不能如寒士之直道或偶譽其才品而慮人笑其逢迎或心賞其文章而疑人鄙其勢利甚且吹毛索疵指摘其過失而以爲名高批枝傷根訕笑其前人而以爲痛快至

於求利不得而嫌隙易生於有無依勢不能而怨毒相形於榮悴者又無論矣故富貴子弟人之當面待之也恆恕而背後責之也恆深如此則何由知其過失而顯其名譽乎故世家子弟其謹飭如寒士其儉素如寒士其謙沖小心如寒士其讀書勤苦如寒士其樂聞規勸如寒士如此則自視亦已足矣而不知人之稱之者尙不能如寒士必也謹飭倍於寒士儉素倍於寒士謙沖小心倍於寒士讀書勤苦倍於寒士樂聞規勸倍於寒士然後人之視之也僅得與寒士等今人稍能謹飭儉素謙下勤苦人不見稱則曰世道不古世家子弟難做此未深明於人情物理之

訓俗遺規 卷二
故者也我願汝曹常以席豐履盛爲可危可慮難處難全之地勿以爲可喜可幸易安易逸之地人有非之責之者遇之不以禮者則平心和氣思所處之時勢彼之施於我者應該如此原非過當卽我所行十分全是無一毫非理彼尙在可恕況我豈能全是乎古人有言終身讓路不失尺寸老氏以讓爲寶左氏曰讓德之本也處里閑之間信世俗之言不過曰漸不可長不過日後將更甚是大不然人孰無天理良心是非公道揆之天道有滿損虛益之義揆之鬼神有虧盈福謙之理自古祇聞忍與讓足以消無窮之災未聞忍與讓翻以釀後來之禍患也欲行忍讓之

道先須從小事做起余曾署刑部事五十日見天下大訟大獄多從極小事起君子謹小慎微凡事只從小處了余行年五十餘生平未嘗多受小人之侮只有一善策能轉灣早耳每思天下事受得小氣則不至於受大氣吃得小虧則不至於吃大虧此生平得力之處凡事最不可想占便宜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便宜者天下人之所共爭也我一人據之則怨萃於我矣我失便宜則衆怨消矣故終身失便宜乃終身得便宜也汝曹席前人之資不憂饑寒居有廬室使有臧獲養有田疇讀書有精舍良不易得其有遊蕩非僻結交淫朋匪友以致傾家敗業路人指爲笑

談親戚爲之浩歎者汝曹見之聞之不待余言也其有立身醇謹老成儉樸擇人而友閉戶讀書名日美而業日成鄉里指爲令器父兄期其遠大者汝曹見之聞之不待余言也二者何去何從何得何失何芳如芝蘭何臭如腐草何祥如麟鳳何妖如鴆鴟又豈俟予言哉

程漢舒筆記

先生名大純號一齋湖廣孝感人位黃岡縣教諭崇祀鄉賢

宏謀按漢舒先生乃同館二洙先生之尊人余於二洙處得讀其筆記一册深服其讀書以窮理爲本講學以力行爲先故所言無非根極理要曲盡人情想見先生之閱歷有得檢身省心常若不及之意所謂有物之言也敬錄其有關於居家處世者數條以爲世俗訓且以誌景慕之私云

人壞念將起時只覺得可恥便轉機

常人之畏天在禍福學者之畏天在是非常人之畏天在罪孽難遣之際學者之畏天在事機將動之初

言修遠 卷二
我輩動談經濟且看他在家中設施布置是如何近處不能感動未有能及遠者小處不能條理未有能治大者親者不能聯屬未有能格疎者一家生理不能全備未有能安養百姓者一家子弟不率規矩未有能教誨他人者人不能無差錯念頭只要扯得轉來

周全人爭辯事必期於彼此相安若其中有一人不諒只以至誠動之不可失了周全的初意至家庭骨肉閒尤用不得一毫忿疾慎之慎之

人家生事的家人其意亦或重於爲家主卽家主亦說他本來爲我及至生出事來破家蕩產只是家主受累這家人如何算得是忠義之僕人臣之急公奉上亦要識破此種道理

子弟有冥頑之行亦只正其事而止添一毫忿嫉之心不特不忍亦使彼無自新之路也

自己必無行惡得福行善得禍之理天下必無見善人而怒見惡人而喜之情君子可以自信矣

人一心先無主宰如何整理得一身正當

人一身先無規矩如何調劑得一家整肅

史摺臣願體集

先生名典江南揚州人

宏謀按史君生長維揚繁華之地飽諳世故曲體人情其言質直而透切智愚易曉此集流布十餘年有續刻有增補余喜其近情當理於訓俗爲宜故摘錄之至其所載多古今名言惜未註明出自何書及何人之語言行冀纂亦復如此然言苟切於身心事果可爲規勸卽當服膺勿失如人因病而服藥苟能療疾卽未知方所從來亦不害其爲良劑也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縱到極盡處只是合當如此著不得

一毫感激居功念頭如施者視為德受者視為恩便是路
人便成市道矣

分析之事不宜太早亦不宜太遲太早恐少年不知物力
艱難浮蕩輕費若太遲則變幻多端如子孫繁衍眷屬衆
多家務統於祖父一人掌管一切食用衣服箇箇取盈人
人要足全無體貼之心或有取而私蓄不用誰肯足用卽
不取稍有低昂卽比例陳情甚有明知家道漸衰而取用
如常日擊婢僕暗竊視為公中之物不以為意漠然不顧
自衣服什物取索不已稍不遂意卽懷不滿之心莫若酌
量各房人口多寡每年給以衣食之費令其自置自炊俗

云親生子著已財使知物力錢財之難不獨惜財亦且惜
福

人之於妻也宜防其蔽子之過於後妻也宜防其誣子之
過天下未有不正其妻而能正其子者故曰刑於寡妻
朋友卽甚相得未有事事如意者一言一事之不合且自
含忍不得遂輕出惡言亦不必逢人愬說恐怒過心回無
顏再見且恐他友聞之各自寒心

交之初也多見其善及其久也多見其過未必其後之遜
於前也厭心生焉耳人之生也但念其過及其死也但念
其善未必其後之逾於前也哀思動之耳人能以待死者

之心待生人則其取財也必寬人能以待初交之心待故舊則其責備也必恕

親三黨睦九族交朋友和鄉里人生闕一不可然睦族更宜講求蓋一族中我果出人頭地此祖宗積德所及更宜培養厚道以及後人豈可膜視族中飢寒困苦如同陌路常見親友貧富相形終年而不一聚卽有慶弔大事在貧者非細短裙長卽相將無物幾回欲行欲止縱使勉強登堂足欲進而趨趨口將言而囁嚅甚至逢迎少人此際卽曲意周旋尙增幾許跼踖况以傲慢臨之乎此骨肉所以日遠日疎也人當審己量力以周恤之庶一本之誼全矣

富貴固宜知此
貧賤亦當自重

貧賤時眼中不著富貴他日得志必不驕富貴時意中不忘貧賤一日退休必不怨

對失意人不談得意事處得意日莫忘失意時

臨事肯替別人想是第一等學問

富貴家宜學寬聰明人宜學厚

聰明而不學
厚何所不為

見遺金於曠途遇豔婦於密室聞仇人於垂斃好一塊試金石

凡人無不好富貴不知富貴二字豈是容易言受其上以道德高之其次以功業當之又其次以學問識見駕馭之

如道德不足高功業不足當學問識見不足駕馭雖得富貴何能安富是以君子每兢兢業業以保守之非畏富貴之去也每見富貴之去必有禍患以驅之正懼禍患之來也

經一番折挫長一番識見多一分高用減一分福澤加一分體貼知一分物情

行客以大道爲迂別尋捷徑或陷泥淖或入荆棘或歧路不知所從往往尋大路者反行在前故務小巧者多大批好小利者多大害不如順理直行步步著實得則不勞失亦於心無愧

人言果屬有因深自悔責返躬無愧聽之而已古人云何以止謗曰無辯辯愈力則謗者愈巧

公門不可輕入若世誼素交尤當自遠或事應而謁亦不必屏人私語恐政有興革疑我與謀又恐與我不合者適值有事疑爲下石

門內罕聞嬉笑怒罵其家範可知座右多書名話格言其志趣可想

治家嚴家乃和居鄉恕鄉乃睦

語云開卷有益是書皆可資長學問獨今之小說多將男女穢跡敷爲才子佳人以淫奔無恥爲逸韻以私情苟合

言俗遺風 卷二
爲風流雲期雨約摹寫傳神使閱者卽老成歷練猶或爲之搖撼至於無識少年內無主宰未有不意蕩心迷神魂顛倒者在作者奉屬子虛在看者認爲實事因而傷風敗俗者有之犯法滅倫者有之雖小說中原有寓意因果報應者但因果報應人多畧而不看將信將疑况人好德之心不能勝其好色之念旣以挑引於其前鮮能謹持於其後吾願主持風化君子於此等淫詞嚴請禁毀使民惟經史是誦厚風俗保元氣是亦聖世之善政也
待小人宜寬防小人宜嚴
年高而無德貧極而無所顧惜惟此兩種人不可與之較

量

德業常看人勝於我者則愧恥自增境界常看人不如我者則怨尤自寡

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貽於子孫者不可不培現在之福如點燈隨點則隨竭將來之福如添油愈添則愈久

人當貧賤時爲善善有限爲惡惡亦有限無其力也一當富貴時爲善善無量爲惡惡亦無窮有其具也故富貴者乃成敗禍福之大關不可不慎

人以持齋戒殺爲行善是功德止及於禽獸而不及民生

此善之微者也人以濟困扶危爲行善是功德能及民生而旁及於禽獸此善之廣者也若夫大利大害居得爲之位而不興之革之與作惡者何異

貧賤生勤儉勤儉生富貴富貴生驕奢驕奢生淫佚淫佚復生貧賤此循環之情理

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富貴則棄詩書矣祖宗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富家業則忘勤儉矣此所以多衰門也可不戒之

待己者當從無過中求有過非獨進德亦且免患待人者當於有過中求無過非但存厚亦且解怨

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難有禮

周急恤貧仁者猶病焉敢迂言博濟強人所難獨是同一施與有緩急之閒在已無傷於惠在人便得其益者每見有餘之家於歲底時一切僕從工食親友補助必匪至除夕方肯給散殊不知度歲之具自己既欲早辦何不推己及人且此日銀錢到手市物闌殘非貴卽缺衣履袍帽從何置辦此中微情隱苦有不能盡述者予目擊極多故瑣言之

觀富貴人當觀其氣概如溫厚和平者則其榮必久而其

訓俗遺規 卷二
後必昌觀貧賤人當觀其度量如寬宏坦蕩者則其福必
臻而其家必裕

爲人謀事必如爲己謀事而後慮之也審爲己謀事又必
如爲人謀事而後見之也明

錢財不可不惜然亦不可苛刻我能寬一分則人受一分
之惠如小本生理及挑負奔馳者惟仗工夫氣力養活家
口尤當倍加優恤在我釐毫之寬所去有限彼得一釐一
文所喜無窮每見刻薄之人取之盡錙銖剝削半生害生
一旦反至傾家蕩產又見寬厚之人終日受人侵削反能
食煖衣終身無禍者比比然也人欲自算莫若觀人清

夜將所見所知有屈指而計刻薄之後人與寬厚之後人
較量之孰亨孰否孰富孰貧便見天之報施不爽矣

子弟僮僕有與人相爭者只可自行戒飭不可加怒別人
他人僮僕遇我不恭如坐不起騎不下指爲無禮彼與我
原無主僕之分不足較也

鋤姦杜惡要放他一條去路若使之一無所容譬如防川
者若盡絕其流則隄岸必潰矣

事有急之不自者寬之或自明人有操之不從者容之或
目化卽家庭嫌隙常有愈理而愈多緩之則如故

人止知耕種之若不知炊煮之難如有餘之家人曰衆多

日食何止三餐爨煙至晚不斷火夫任勞竟無甯刻其當
酷暑之時茶水愈多炙燥薰蒸汗如雨下較鋤禾農夫爐
邊鐵匠尙有閒時司爨者刻期供筋難偷一瞬之涼及至
隆冬敲冰汲水淘米洗菜滲入心骨盲用子弟勿視饕殮
之易當辨服役之勞

歲逢水旱流離滿道仁人君子諒皆垂慈然非空空歎息
也或曰俟其有而與之何時是有何不分一二口食一二
文錢亦可救飢度命若曰善門難開恐其不繼卽密持錢
米於流民往來之地隨緣給之老幼殘疾者加之不必居
名救得一人是一人施得一日是一日囊罄則止何慮不

繼哉今人建寺燒香自謂功德殊不知寺不建佛未必露
處香不燒佛未必飢餓若移此以濟人佛必大悅福報當
百倍矣

屢有愚人生育舉女投之水中嬰兒何罪遭此毒手嗚呼
烏戀巢雛甘心受弋鱖憐腹子鞠體重傷物類如斯人何
異焉因吝日後之財肆目前之惡殊不知天生一人自有
一人衣祿且骨肉天性投生反死不但於心不忍自是天
地鬼神之所共憤仁人君子亟宜勸戒如各郡有育嬰堂
是亦體天地好生之意也

暗裏算人者算的是自己兒孫空中造謗者造的是本身

言作道夫
卷二
罪惡

王孫一飯報以千金至今止知爲漂母而不知姓氏者何也施時無望報之心也若望報而後施是一味圖利而非仁人君子之心矣但世情澆薄不以有施必報爲勸何以動愚人好施樂善之心哉故有施必報天理之自然仁人述之以化俗不望報而施賢聖之盛德君子存之以濟世能容小人是大人能處薄德是厚德

人固不可多事然親友有義不容辭者以事重託理宜委婉力行行至必不能行我心已盡而親朋自亦見諒近見一種自了漢見人稍有所托卽沈吟推諉及到自已有事

未必不求人若人人似我又當何如

事係幽隱要思回護他著不得一點攻訐的念頭人屬寒微要思矜禮他著不得一毫傲睨的氣象

人因困乏或欠人貲財或借人衣物一時無償人卽呼爲壞人若赴訴求寬又惡其巧言善辨若覷面無言又嫌其默訥柔姦總之欠字壓人頭不知何法可合人意愚謂良心信行人人俱有孰不願報德全信總因無計設法未免輾轉惟諉俗云人人說我無行止你到無錢便得知且禮義生於富足豈有餘之人甘失信於人哉

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宏謀按唐君此集採錄古今人之言而已所著論
爲多大抵存心則平恕周匝立論則和易近人甯
過於厚毋趨於薄而於倫常之地患難之頃尤極
切摯人能如此風俗焉得不厚也

我初生時不帶一錢來自孩提以至成人百事費用無非
父母之財也無奈世人一至長大各聽妻子婢僕之言兄
弟分析爭多競少彼此皆謂父母有偏似乎一切家財皆
當我所獨得而兄弟不當有并父母亦不當有者噫何其
愚也人苟聽妻子婢僕之言不孝於親縱使父母億萬家

財盡歸於我未有不速敗者惟平心讓財敦孝之人天必
佑其子孫使常富富厚斷無爽也吾願世之人凡妻子有
爭較財物之言入於我耳不唯不當聽且當即時訓誡勿
便再言至於婢僕離間讒誑之言當訓誨妻子不可聽信
甚則撻之則離開之言自不敢再行而孝行自完矣

或問古有晨昏定省之禮安能事事如儀也曰此非板定
有易行之理焉或父母有事過勞恐其睡臥不甯次日清
晨宜問安也或有拂意之事恐其懷抱不舒當問安以寬
慰其心也大寒大熱難於調養問安自不容已或身體倦
怠或冒風寒宜時時問安不必拘晨昏也至於事當遠出

則宜丁甯屬付兄弟妻妾代已盡心定省之時固不可懈
溫清之事尤所當謹父母年高畏寒貼體裏衣最有關係
緊小則煖短則可眠背綿宜厚臂綿稍薄則不慮臃腫眠
不脫衣則臥不畏衾冷起不畏衣寒調養親體此爲要也
又年高體弱之人足尤畏冷不問男女睡宜穿鞞裝綿宜
厚若當仲冬極寒宜加其綿衣厚其衾絮爐炭時加毋令
缺火此冬溫實際也屋低小者夏必炎蒸卽屋大而天井
無蔽亦不免於炎蒸覆以涼棚庶可免於炎熱或臭蟲爲
患有巢於四壁者以油灰塞之藏於椅桌者以漆麪嵌之
臥牀之隙不可以塞嵌者則時檢點而撲去之帳幙與枕

衣時時展視有則去之獨藏於寢席者難去惟以蒲爲席則無藏匿處矣至於蚊蚋之患帳幙稍有隙縫蚊卽從此而入雖終夜揮扇旋去旋來困人莫甚惟去其隙縫則可安枕而臥此夏清實際也凡古人所言皆尋常可行之事不可視爲貴絕之行舉此數事面餘可類推矣

顏光衷曰人子有大不孝而竟忘其爲不孝者有八焉父母愛惜之過甚常順適其性驟而拂之伊違拗不從甚或抵忤一也常先事勤勞聽子安佚遂謂父母宜勤勞已宜安逸偶令代勞作事便多方推諉二也父母常爲見減曰遂謂父母當少食己宜多食三也語言粗率慣父母前後

直慤衝突行動無禮慣父母前亦傲慢放弛四也見同輩則禮貌委和對雙親則顏色阻滯待妻子則情意藹然伴二尊則胸懷鬱悶有美食則反食妻子而不以養親有好衣則反衣妻子而不以奉親五也財入吾手便爲己財而在父母者又謂吾當有之也財足則忘親財乏則強求竊取於親不得遂意則怨親親老不能自養而寄食於吾則又厭親甚且單父隻子而爭財者有矣少長互推而棄親不養者有矣不知身乃誰之身財乃誰之財我乳哺無缺衣食無缺以至今日誰之恩乎六也恣情聲色外誘日濃二更三鼓挑燈望歸不顧也遊戲賭錢破蕩財產雙親憂

鬱成病不顧也七也父母於兄弟姊妹或有私與乃怨親
偏黨關防爭論無所不至甚且成仇八也以上數者皆習
成不孝竟爾相忘苟不細思猛改則天地鬼神譴責之加
必不能免矣堂有雙親者每日將此八件反
已自問有則改之所全不少
祖父母與父母服有三年期年之別然父死祖在者諸孫
必當代父行孝不得以孫自諉也長孫尤當盡孝以有承
重之責也晉李密乞養祖母一表千古皆稱其孝有讀之
垂淚者則知祖父母之當孝也蓋祖父母其年必高高年
之人苟無人盡心服事諸苦畢集無處可告則其罪與不
孝父母同

何士明日功名富貴固自讀書中來然其中有數非人力
所能為苟人力可為將盡人皆貴顯矣嘗見人家子弟一
讀書就以功名富貴為急百計營求無所不至求之愈急
其品愈污緣此而辱身破家者多矣至於身心德業所當
求者反不能求真可惜也吾謂讀書者當朝溫夕誦好問
勤思功名富貴聽之天命惟舉孝弟忠信時時勵勉苟能
表率鄉閭教導子姪有禮有恩上下和睦卽此便足尊貴
何必入仕然後謂之仕哉至於不能讀書者安心生理顧
管家事能幫給束修薪水之資使讀書者得以專心向學
成就一才德邁衆之人則合族有光卽此便是學問何必

言作述規 卷二
登科及第然後謂之出人頭地也

凡人立身斷不可做自了漢人生頂天立地萬物皆備於我范文正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便有宰相氣象如今人豈能卽做宰相但設心行事有利人之意便是聖賢便是豪傑爲官可也爲士民亦可也無如人只要自己好總不知有他人一身之外皆爲胡越志旣小安能成大事哉

凶人貪冒無恥隨處必欲占小利而人亦畏之讓之獨怪終身所占小利必以一事盡喪之而更過其所占之數吉人守分循理不敢妄爲而人亦欺之侮之故凡事受歉然

冥冥之天必將以大福之事補之而浮於其所受歉之數或及其身或及其子孫歷觀往轍無不然者

古人所以重俠烈者非無謂也人當危迫之際呼天不應呼地不應呼父母不應忽有人焉出力護持不及於難濟天地父母之不逮故知俠烈不可及也

人情盛喜時必率畧於約信輕易於許人後日不能踐言多至僨事爲人輕鄙故喜極莫多言也盛怒時與人言語顏色必變詞氣必粗知我者謂我因怒而氣暴不知我者謂我怒彼而發嗔啟人仇怨矣又人怒時一語不合卽加遷怒甚且遷怒於毫無關涉之人故怒極莫多言也盛醉

言俗通規 卷二
時心氣昏迷不辨是非利害舉生平最機密之事盡吐露
於人醒時有茫然不知者卽知而百計挽回終無濟也故
醉極莫多言也

戲諱之言出於貧賤人之口受者不過心懷忿忿甚或口
角是非而已若富貴之人其招禍也必大蓋我貴矣雖戲
言之而彼慮我爲實語也必畏懼恐慄輕則多方防我重
則先施毒手矣

局外而嘗人短長吹毛索垢不留些子餘地試以已當其
局未必能及其萬一薛敬軒曰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
則易處古人之位爲古人之事則難

富貴則人爭趨之蓋有故也彼有稱揚提拔人之力有袒
庇曲護人之勢又有加禍於人之權庸人不得不趨附之
者勢也貧賤則人疎遠之亦有故焉一謂無所仰望於彼
也二恐其來借貸也三恐其求我周恤也四慮與貧賤人
往來減我體面也庸人不得不疎遠之者亦勢也乃知世
態之厚薄親疎是理勢所固有不必盡屬炎涼也明達者
不當以此介意焉

人生世間自幼至壯至老如意之事常少不如意之事常
多雖大富貴人天下之所仰羨以爲神仙而其不如意事
各自有之與貧賤者無異特所憂慮之事異耳從無有足

心滿意者故謂之缺陷世界能達此理者而順受則雖處患難中無異於樂境矣

齊家所以難於治國者有故也朝廷諸事皆有一定之法及令民遵守家則不然細民之家不必言卽紳士之家禮法條款平日多不講求卽欲教子孫妻女而無其具此家之所以不能齊也齊家之法宜摘取經史中近情可行之禮及律例要款又歷代所傳嘉言善行班氏女戒陸氏新婦譜等篇集成二冊四季請善講者在於講堂令男子依兵幼坐於外女子依長幼坐於內遮以簾幕靜聽講解諸般義禮習聞既久雖愚昧皆有所知笨傲者亦將漸變而

循良矣每歲須四季行之然行此不能無費講師之酬金講時之飲食必令有所取資宜令設公田數畝以爲公產取資於此庶可垂永久而不廢也

馬琢菴口事之初起往往甚小因分人我而漸大因爭小利而益大事已觀之又甚小故善處事者大事當使之小德盛者其心和平見人皆可交德薄者其心刻傲見人皆可鄙觀人者看其口中所許可者多則知其德之厚矣看其人口中所未滿者多則知其德之薄矣

凡人治家一切田野園圃之物不能不爲人盜竊但不至太甚可耳慈湖先生曰先君嘗步至蔬圃謂園丁曰吾蔬

每爲人盜取何計防之園丁曰須拚一分與盜者乃可先
君大是之歎曰此園丁吾之師也爾等不可不謹記

富貴者之理財也其義有三一在知足我高堂大厦冬溫
夏涼綺羅輕煖不脫於身肥甘膏粱不絕於口豈知有草
房茅金廚竈欄厠皆在一室者乎豈知有寒無綿被直臥
於稻草中者乎一日三餐薄粥尙有不飽者乎常以此自
反於心自然知足矣二在明於道理我雖積財如山身既
死則不能分毫帶去惟因財所造之孽反種種隨吾身也
三當知子孫貧富有命彼命優我不遺之財而自然有之
彼命薄雖以萬金與之亦終不能擔受不數年而敗去矣

知此三者慎毋爭利而傷兄弟手足之天儉也毋爭利而
令親戚朋友情誼乖絕也毋因人借貸押典而取過則之
息也毋因交易而斗斛權衡入重出輕也毋慳吝太過而
令諸禮盡廢也毋淡泊太過而令婢僕怨恨也此富貴者
以義制利之法也

又問中等之家亦有法歟曰中等之家既不至於饑寒無
良亦不至於因富造孽農工商賈各安本務凡事量入以
爲出每歲十分留二三以備不虞毋爭虛體面而多閒費
此中等之家理財之法也

儉之一字其益有三安分於己無求於人可以養廉減我

身心之奉以期極苦之人可以廣德忍不足於目前留有餘於他日可以福後

張安世家僮數十人皆有技業虞悰治家亦使奴僕無遊手此紳巨之最有家法者也至於鄧禹身為帝師位居侯王富貴極矣有子十三人讀書之外皆令各習一藝惟鄧禹之心蓋欲拘束子孫身心不使其空閒放蕩卽或罰除祿去子孫亦有以資身不至飢寒潦倒其爲子孫謀何深遠也

王明川言行彙纂

先生名之欽湖南湘陰人

宏謀按王君纂輯此書採錄嘉言善行可云詳備於世教不無裨益凡關女德者另採入教女遺規茲摘錄詒謀喪葬風水三則以補他編所未備且以破近時流俗之惑

詒謀

吾之一身尙有少不同壯壯不同老吾身之後焉有子能肖父孫能肖祖所可盡者唯留好樣與兒孫耳

胡安國子弟或出宴集雖夜深不寢以候其歸驗其醉否且問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常林退齋臨

終子孫長跪請訓先生曰無他言若等只要學喫虧從古英雄只爲不能喫虧害了多少事

泰和羅文莊公兄弟叔姪先後相繼咸登高第公由冢宰歸養庭訓甚嚴仲子謁選乞書帖當路圖仕南方以便省問公口數字不足惜惜認義命二字欠確耳平生訓汝爲何而有是言竟不與書

陸象山富家三年自謂於學有進此正可想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全是孝友真切處莫徒作鹽米零雜細碎觀也陳眉公曰士君子盡心利濟使海內人少他不得則天亦自然少他不得卽此便是立命

喪祭

春秋祭掃一歲兩行此烝嘗鉅典也近見人家子孫於祖宗墳墓或輪流派值糾分合行甚或一家有故彼此推諉或畏遠憚勞時只念期至本身父母無可推託不過草草一盒了事且邀攜友借此遊玩不孝不敬甚矣獨不思福父母生我原爲身後之計如族眾貧乏我可支持卽應竭力措辦相邀拜掃使祖宗血食不缺村鄰知爲某家之墳不敢縱畜作踐塋旁多栽樹木分其疆界以免侵佔祭言必用牲醴佐以時鮮蓋取薦新之義豈可苟且塞責若謂物力艱難試問一歲之中請客宴會趨炎附勢出分

言作述夫 卷二
嬉遊不知浪費凡幾何獨祖宗面上吝此一歲兩次之禮
獨不念今日享用乃係何人創立即使祖父無遺當揣身
從何來亦是祖宗積德所致吾願世之孝子順孫甯減已
身之用度以豐祖宗之俎豆不可以官親大典視爲虛應
故事至於富家大族墓旁多置祭田以遺子孫輪流執管
以租設祭使子孫人人樂爲誠法善而意深者也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是也君子有百世之養邱墓是也
凡服官而春秋致祭朔望行香土庶之家敬神祀祖固曰
禮在則然矣然而精誠不屬雖三牲五鼎登降拜跪徒爲
具文神其爲我來格來享乎吾謂如奉神與祖也必思所

以致敬於神與祖者何意又思我平日立心制行果能以
告無愧於神與祖者幾何如祭山川社稷也以司其土者
祀其神報本反始之義屬焉吾奉命以守此土果能乂安
保障爲衆神靈爽所式憑乎果能以生物爲心以養人爲
事春祈秋報足以爲民請命乎如對先聖也則聖人爲萬
世師表吾輩旣在綱常名教中果能不忝居弟子之列而
對越無慚乎如對關聖也則忠肝義膽浩氣凜然吾果能
節義自矢而不懼威靈之譴責乎如對城隍則彰善癉惡
昭鑒在茲吾果能正直是慄而不畏神目如電乎如對諸
家佛像則色相慈悲善氣近人吾果能善根清淨而不淪

言作遺規 卷二
於罪孽乎至於吾祀吾祖則優然愾然洋洋如在矣吾果能繼志述事以祖父之心爲心乎合族之兄弟子姪疎者則同始祖之一派也稍親者則同高曾祖之子孫也至親者皆吾祖父之分形同氣也吾苟不能聯屬而親厚之或漠不關情視如陌路甚至爭奪與詞吾於對越之時尙何面目見吾祖宗父母乎以此思之則告虔端拜之際備物習儀者未也祇於一就位一俯伏直作神靈祖考如其上吾以心相對照求可以對神靈而不愧質祖考而無慚卽此一時發人深省多矣吾願人撫心而自問也

風水

世人立宅營墓交易婚嫁以至動一椽一瓦出行數百里無不占方向擇日辰汲汲以趨吉避凶爲事不知自己一箇元吉主人卻不料理慈湖先訓云心吉則百事俱吉古人於爲善者命曰吉人此人通體是吉世間凶神惡煞何處干犯得他

人家新卜得葬地將安厝忽掘見棺木骨骸者宜卽與掩埋之而權奉新柩爲草舍或卽此稍遠另卜穴或竟去此另卜穴亦無不可蓋論已葬與未葬則我尙可圖論有主與無主則彼爲可憫甯須我費事無遠攘泉下之人使一旦流離失所也安知不更有真地不更有佳地襲穴以葬

毋乃不吉乎若營城在近原有墳塚者但不逼近亦自無妨蓋生有鄰人死有鄰鬼其理一耳

孫文祥自浦城歸道經霍童鄉日暮忽見山旁有屋遂投宿焉夜半聞哭聲問故有夫婦曰吾子不肖鬻此屋明旦當徙去不禁悲傷耳文祥曰子雖不肖吾當爲汝謀之至旦視其處乃荒塚也候至日午果見衣敝袍者同豪右僕從持畚鍤至文祥詰之對曰家貧將祖墳遷葬鬻地以延朝夕文祥傾囊與之不告姓名而去後效夜夢寄宿夫婦謝曰向日厚恩莫報今幸獲二鳳雛相謝遂孕二子先後登第噫觀此則毀人之塋以葬其先斷人之龍以利乎已

人謀卽工泉下人其肯瞑目乎

名公巨卿邱墓內有墓誌外有豐碑再有華表人訃以及神道碑亭至士庶之家雖限於分而誌石墓碑不在禁例稍有力者內誌以石或記事功或止勒亡者生庚故葬年月山向四至大概附埋塚內上樹碑一道不必過於高大嫌於僭也考面照有無封贈職銜據實開列考某某之墓旁書子某孫某敬立碑陰仍將父母生庚故葬年月并所葬坐山朝向及墳地四至丈尺墓田畝數明白刊刻庶可以示久遠以旁侵佔葬遠鄉者尤不可不急講也

白公家訓

公名雲上號秋齋河南人武進士仕至漕標中軍副將

按秋齋先生家訓格言其於治心修身事君澤民之道備矣非徒白氏子孫所當遵守勿失吾人見之皆當取以爲法

孝弟通神明言行動天地日宜誦之省之

事君以忠莫務便已凡事益於國不欺心不沽名則不愧於事君矣

事親以孝孝之端多矣總在體字上用心親言當始終遵守親在堂時竭力善事如已辭世又當想像親心未畢之事而續成之既無愧於生前又無悔於身後盡力勉強問

言作道規 卷二
心若安則孝近矣莫謂大孝完人非聖人不能也
友爲五倫之一慎於擇交懼其損也道吾過者是吾師誇
吾好者是吾賊近芝蘭則氣味日馨近惡臭則穢汚日增
可不慎哉

有學問人如山蘊玉如淵藏珠雖不現出而精彩自然光
潤從來成事業者未有不從學問中做出來也求功名人
境遇不一如我家貧親老兄弟姊妹無依吾父居官兩袖
清風明知職守一解自必艱於度日見親鬚髮有白者心
如刀刺晝夜課練寒暑不懈一心以養親承志爲念竟於
千辛萬苦中成此微名完了多少事今老矣迴想 皇

恩親訓涕泣感念不忘每思及此不覺心酸意痛汝曹其
勉之

人之功名成否境之順逆不同生於書香世家延名師擇
良友父兄飽學從而提命講解子弟資質聰明又好讀書
自然直上雲霄乃順境也若父兄門外漢師傅卽隨便將
就學生雖可教訓性不好學往往空過歲月老大無成付
之一歎而已然人貴自立爾等境遇非順亦非盡是逆境
讀書二十餘年詩文亦可有望但當於非順非逆之間而
自愛自惜不如意事暫且推開不得閒時於中求閒耐心
耐煩畏光陰之迅速思科期之又到勉力進修體貼親心

言作遺書 卷二
水到渠成人棘闡而奪錦標如折枝之易耳
人生不愁無功名只要真工夫不患無福壽只要常積德
報應循環之理絲毫不爽也

從來人家子弟登巍科居高官衆曰祖宗功德之報誠哉
是言也官家子弟又不發達竟至落魄者何也大抵人居
了官權柄到手紛華眩目外物奪去天良軍也不知民也
不顧只圖佚樂甚至貪淫敗行無所不爲孤負 君恩
背忘先德神鑒在茲而不知警聖人云爲善必昌爲惡必
滅報應之速而不知畏是以余兢兢業業戒吾後人視聽
言動時切慎重不可失錯一念之差卽入迷途莫可救矣

其要在讀聖賢書近正道人受得苦耐得窮時存善心而
已若出仕加民不以文武缺之好歹爲喜愠祇以盡職爲
根本千萬不可計及解組無衣食子孫無產業吾家四世
遊宦總以不要錢不妄費爲家法又退居林下不過清風
兩袖耳俟爾三五年後又有繼續而起者可知報 國孝
親冥冥之中自有鑒察也子孫慎之勉旃

吾見財色兩端其快人也甚美其損人也不淺其害人也
更甚不但庸夫俗子不能看開卽英雄豪傑亦不免受此
苦累何以處之見財思義見色思禮否則厯想貪財好色
而受報應者亦可憐亦可痛又可歎又可畏悖出悖入之

禍宜刻刻在意耳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訓俗遺規補鈔

司馬溫公居家雜儀

公名光字君實宋宰相
諡文正從祀 朝廷

宏謀按正倫理篤恩義辨上下嚴內外居家之要
道也溫公正色立朝先正身以正一家法肅意周
可為古今儀則所著家範父子祖孫兄弟叔姪夫
婦一家之中各盡其道皆有懿行以實之限於卷
帙不及附刊然得此而遵循不越亦足以整齊門
內無愧型家之道矣

凡為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眾分之以職授
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為出稱家之有

無以給土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
盡其所有而均之雖糲食不飽敝衣不完人無怨心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有
贏餘以備不虞

凡諸卑幼事無大小無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

凡為子為婦者毋得蓄私財俸祿及田宅所入盡歸之父

母舅姑當用則請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凡子事父母孫事祖母同婦事舅姑亦同天欲明成起盥漱櫛

總具冠帶味爽適父母舅姑之所省間父母舅姑起子供

藥物藥物乃關身切務人子必當新自供進不可但委婢僕婦具晨羞供具畢乃退

各從其事將食子婦請所欲於家長退具而供之尊長舉

飭子婦乃各退就食丈夫婦人各設食於他所依長幼而

坐其飲食必均一幼子又食於他所亦依長幼男坐於左

女坐於右及夕食亦如之既夜父母舅姑將寢則安置而

退居閒無事則侍於父母舅姑之所容貌必恭執事必謹

言語應對必下氣怡聲出入起居必謹扶衛之不敢涕唾

喧呼於父母舅姑之側父母舅姑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

之退不敢退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

反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

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

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

凡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甯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凡爲人子弟者不敢以富貴加於父兄宗族

凡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有賓客不敢坐於正廳升降不敢由東階上下馬不敢當廳凡事不敢自擬於其父

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婦無故不離側親調嘗藥餌而俱之父母有疾子色不滿容不戲笑不宴遊

一切不得如平時甚則不曉不解

衣舍置餘事專以迎醫檢方合藥爲務疾已復初

凡子事父母父母所愛亦當愛之所敬亦當敬之至於犬馬盡然况於人乎

凡子事父母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幼事長賤事貴皆倣此

凡子婦未敬未孝不可遠有憎疾姑教之若不可教然後怒之若不可怒然後笞之屢笞而終不改子放婦出然亦不明言其犯禮也子甚官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凡爲宮室必辨內外深宮固門內外不共井不共浴堂不

其廁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子晝無故不處私室婦人無故不窺中門男子夜行以燭婦人有故出中門必擁蔽其面男僕非有繕修及有大故謂水火盜賊之類不入中門婦人必避之不可避亦必以袖遮其面女僕無故不出中門有故出中門亦必擁蔽其面鈴下蒼頭但主通內外之言傳致內外之物毋得輒升堂室入庖廚

凡卑幼於尊長晨亦省問夜亦安置坐而尊長過之則起出遇尊長於塗則下馬不見尊長經再宿以上則再拜五宿以上則四拜賀冬至正旦六拜朔望四拜凡拜數或尊長臨時減而止之則從尊長之命

凡受女壻及外甥拜立而扶之外孫則立而受之可也凡節序及非時家宴上壽於家長卑幼盛服序立如朔望之儀先再拜子弟之最長者一人進立於家長之前幼者一人執酒盞立於其左一人執酒注立於其右長者跪斟酒視曰伏願某官備膺五福保族宜家尊長飲畢授幼者盞注反其故處長者俛伏興退與卑幼皆再拜家長命諸卑幼坐皆再拜而坐家長命侍者徧酢諸卑幼諸卑幼皆起序立如前俱再拜就坐飲訖家長命易服皆退易便服還復就坐

凡內外僕妾雞初鳴咸起櫛盥盥衣服男僕灑掃廳事

及庭鈴下蒼頭灑掃中庭女僕灑掃室堂設椅桌陳盥漱櫛鬢之具主父主母既起則拂牀嬖衾侍立左右以備使令退而具飲食得閒則浣濯紉縫先公後私及夜則復拂牀展衾當書內外僕妾惟主人之命各從其事以供百役凡女僕同輩謂長者爲姊後輩謂前輩爲姨務相雍睦其有鬪爭者主父主母聞之卽訶禁之不止卽杖之理曲者杖多一止一不止獨杖不止者

凡男僕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祿能幹家事者次之其專務欺詐背公徇私屢爲盜竊弄權犯上者逐之

凡女僕年滿不願留者縱之勤奮少過者資而嫁之其兩面一舌飾虛造讒離閒骨肉者逐之屢爲盜竊者逐之放蕩不謹者逐之有離叛之志者逐之

朱栢廬勸言

先生名用純字致一江南崑山人

宏謀按勸言止四則耳而其義則該括而無遺充其量可以希聖賢否亦不失為寡過若與之相悖則不可以為人矣先生之尊人節孝先生名集明季以諸生殉節先生茹哀飲痛自比廬墓攀栢之義故號曰栢廬潛心聖學躬行實踐杜門授徒多所成就讀此可知其制行之篤而教人之切也

孝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可知孝親悌長是天性中事不是有知有不知有能有不能者

言後遺方 卷二
也吾獨怪今人財寶本是身外之物強欲求之不得爲恥
孝弟是身內固有不得如何不恥又怪今人功名本如旅
舍一過便去得而復失則又深恥孝弟乃是不可復失者
放而不求如何不恥不必言古聖賢孝弟之行如大舜武
周泰伯伯夷各造其極只如晨省昏定推棊讓棗有何難
事而今人甘心不爲極而至於生不能養死不能葬大不
孝於父母有無不通長短相競大不友於兄弟噫是卽孩
提時頃刻不見父母則哭泣不止兄弟同牀其席則相憐
相愛之孝子悌弟也人皆望長而進德奈何反至於此且
就人所易能者立一榜樣昔老萊子行年七十身著五色

斑斕之衣作嬰兒戲欲親之喜司馬溫公兄伯康年將八
十公奉如嚴父保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
少冷則附其背曰衣得無薄乎老而如此未老可推一事
如此他事可推有子曰孝弟爲仁之本烏有孝子悌弟而
不修德行善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烏
有孝子悌弟而不爲鄉黨所稱皇天所佑者其不孝不友
者反是何不勉之

勤儉

勤與儉治生之道也不勤則寡入不儉則妄費寡入而妄
費則財匱財匱則苟取愚者爲寡廉鮮恥之事黠者入行

險微倖之途生平行止於此而喪祖宗家聲於此而墜生理絕矣又况一家之中有妻有子不能以勤儉表率而使相趨於貪惰則自絕其生理而又絕妻子之生理矣勤之爲道第一要深思遠計事宜早爲物宜早辦者必須預先經理若待臨時倉忙失措鮮不耗費第二要晏眠早起侵晨而起夜分而臥則一日而復得半日之功若早眠晏起則一日僅得半日之功無論天道必酬勤而罰惰卽人事贏誦亦已懸殊第三要耐煩喫苦若不耐煩喫苦一處不周密一處便有損失耗壞事須親自爲者必親自爲之須一日爲者必一日爲之人皆以身習勞苦爲自戕其生而

不知是乃所以求生也儉之爲道第一要平心忍氣一朝之忿不自度量與人口角鬪力構訟經官事過之後不惟破家或且辱身第二要量力舉事土木之功婚嫁之事賓客灑席之費切不可好高求勝一時興會所費不支後來補苴或行稱貸償則無力逋則喪德第三要節衣縮食綺羅之美不過供人之歎羨而已若煖其軀體布素與綺羅何異肥甘之美不過口舌閒片刻之適而已若自喉而下藜藿肥甘何異人皆以薄於自奉爲不愛其生而不知是乃所以養生也故家子弟不散不儉約有二病一則紈袴成習素所不諳一則自負高雅無心瑣屑乃至遊閑放蕩

博奕酣飲以有用之精神而肆行無忌以已竭之金錢而益喜浪擲此又不待苟取之爲害而也自絕其生理矣孔子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可知孝弟之道禮義之事惟治生者能之奈何不惟勤儉之爲尙也

讀書

讀書須先論其人次論其法所謂法者不但記其章句而當求其義理所謂人者不但中舉人進士要讀書做好人尤要讀書中舉人進士之讀書未嘗不求義理而其重究竟只在章句做好人之讀書未嘗不解章句而其重究竟只在義理先儒謂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

等人讀了後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會讀此教人讀書識義理之道也要知聖賢之書不爲後世中舉人進士而設是教千萬世做好人直至於大聖大賢所以讀一句書便要反之於身我能如是否做一件事便要合之於書古人是如何此纔是讀書若只浮浮泛泛胸中記得幾句古書出口說得幾句雅話未足爲佳也所以又要論所讀之書嘗見人家几案閒擺列小說雜劇此最自悞并悞子弟亟宜業人家有此等書便爲不祥卽詩詞歌賦亦屬緩事若能兼通六經及性理綱目大學衍義諸書固爲上等學者不然者亦只是樸樸實實將孝經小學四書本註置在案

頭嘗自讀教子弟讀卽身體而力行之難道不成就好人
難道不稱爲自好之士究竟實能讀書精通義理世間舉
人進士舍此而誰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

積德

積德之事人皆謂惟富貴然後其力可爲抑知富貴者積
德之報必待富貴而後積德則富貴何日可得積德之事
何日可爲惟於不富不貴之時能力行善此其事爲尤難
其功爲尤倍也蓋德亦是天性中所備無事外求積德亦
隨在可爲不必有待假如人見蟻子入水飛蟲投網便可
救之又如人見乞人哀叫輒與之錢或與之殘羹剩飯此

救之與之之心不待人教之也卽此便是德卽此日漸做
去便是積今人於錢財田產卽去經營日積而於自己所
完備之德不思積之又大敗之不可解也今亦須論積之
之序首從親戚始宗族鄰里有貧乏孤苦者量力周給
嘗見人廣行施與而不肯以一絲一粟援手窮親亦倒行
而逆施矣次及於交與凡窮陋之人朋友有通財之義
固不必言其窮陋之人雖與我素無往來要知本吾一體
生則賑給死則埋骨惟力是視以全我惻隱之心次及於
物類今人多少放生究竟未務有不須費財者如任奔走
效口舌解人厄急人病周旋人患難不過勞己之力更何

容吝又有不費財并不勞力者如隱人之過成人之善又如啟螯不殺方長不折步步是德步步可積但存一積德之心則無往而不積矣不存一積德之心則無往而爲德矣要知言輩今日不富不貴無力無財可以行大善事積大陰德正賴此惻隱之心就日用常行之中所見所聞之事日積月累成就一箇好人不求知於世亦不責報於天若又不爲是眞當面錯過也不富不貴時不肯爲吾又未知卽富卽貴之果肯爲否也

